



与谢野晶子短歌集

胭脂用尽时，  
桃花就开了

与谢野晶子 著

陈黎 张芬龄 译



胭脂用尽时，  
桃花就开了

---

与谢野晶子 著  
陈黎 张芬龄 译

CS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 I P ) 数据

胭脂用尽时,桃花就开了/(日)与谢野晶子著;  
陈黎,张芬龄译.--长沙:湖南文艺出版社,2018.3  
ISBN 978-7-5404-8560-3

I. ①胭… II. ①与… ②陈… ③张… III. ①诗集-  
日本-现代 IV. ① I313.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28866 号

## 胭脂用尽时,桃花就开了

Yanzhi Yongjinshi, Taohua Jiukaile

[日]与谢野晶子 著 陈黎 张芬龄 译

出版人 曾赛丰  
出品人 陈 垦  
出品方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
上海浦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 
上海市巨鹿路 417 号 705 室 (200020)  
责任编辑 耿会芬  
装帧设计 鲁明静  
责任印制 王 磊  
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 
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(410014)  
网 址 www.hnwy.net  
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 
印 刷 河北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 印张: 10.25 字数: 160 千字  
版次: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: 2018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 
书号: ISBN 978-7-5404-8560-3 定价: 56.00 元

版权专有, 未经本社许可, 不得翻印。

如有倒装、破损、少页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联系电话: 4001061096

前言 / 乱发垂千年，情热恋短歌流香

001

《乱发》短歌选

---

胭脂紫 037

莲花船 103

白百合 143

二十岁妻 167

舞姬 217

春思 231

延长音：古典女性短歌选

---

大伴坂上郎女 279

小野小町 285

斋宫女御 297

紫式部 299

和泉式部 304

## 前言

乱发垂千年，情热恋短歌流香

陈黎 张芬龄

“短歌”（tanka）是近一千两百年来日本最盛行的诗歌形式，由5-7-5-7-7，三十一音节构成，亦称和歌（waka）。传统上用以表达温柔、渴望、忧郁等题材，每每是男女恋爱传达情意之媒介。日本最古老的诗歌选集《万叶集》（约759年）收录了四千五百首诗，其中有百分之九十采用短歌的形式；第二古老的诗选《古今和歌集》里的一千一百首诗作中，只有九首不是短歌。自醍醐天皇下令编纂《古今和歌集》（完成于905年），至1439年后花园天皇下令编辑的《新续古今和歌集》，共编成二十一本敕撰短歌集，短歌因此在日本文学史上占有十分崇高的地位。在王室的金援之下，代代都不乏短歌宫廷诗人。

对这些宫廷诗人而言，《古今和歌集》的诗作代表了精湛诗艺的巅峰，他们奉之为足堪永久仿效的圣典。然而渐渐地，多半读者已完全无法理解其中许多用字和用语。精通短歌诗艺的诗歌家族们运用高深莫测的词汇，垄断此一领域，他们的声望高涨，酬劳丰厚。数百年间，这些家族的子嗣承续此一封闭技艺，其诗风自然极为保守。

1871年成立了后来称为“御歌所”的机构，隶属于宫内省，主管官员为这些宫廷诗人及其弟子的后代，他们一心只求保存僵化的传统形式，毫无创新的活力可言。在明治时代（1868—1912年）开始的二十年，诗坛完全是“御歌所”诗派（后来称之为“旧派”）的天下。“旧派”诗人的诗作只着眼于自然之美，缺乏真正的情感，与当时处于西化冲击下的明治维新所展现的生命力显得格格不入。于是他们开始试图改变诗风，顺应时代。虽然他们在短歌中加入了电报和火车这类现代的生活素材，但是由于才情与敏感度不足，他们仍无法跟上时代，他们的创新仅止于题材方面。

诗人开始觅寻传统三十一音诗型之外的诗歌形

式，于1882年建立“新体诗”，可惜艺术感不足，反而留给读者“短歌已死”的印象，引发不少抨击。有趣的是，这些抨击往往出自非诗人之手，激发了日本新一代诗人和研习日本文学的学子创新短歌、拯救短歌的企图心。

萩野由之（1860—1924年）于1887年发表《和歌改良论》，提倡短歌用语应现代化，应赋予诗歌形式更大的自由，而题材应更为阳刚。许多诗人试图实践此一建言，但鲜有让人眼睛一亮之佳作。

1893年，落合直文（1861—1903年）创立“浅香社”，和旧派诗人对立，高举革新短歌之旗，与谢野铁干（1873—1935年）即为其中一员猛将，在此一文学运动中表现最为杰出。他于1894年5月发表《亡国之诗：痛斥今日娘娘腔之短歌》，认为国家之兴盛与否和文学有着直接的关系，狭隘、粗鄙、阴柔的短歌对日本有害无益；他抨击旧派诗人贫瘠的形式主义让诗歌为繁琐的技巧所束缚，极力倡导“雄风”之诗。当时适逢甲午战争前夕，他的呼吁引发了热烈的回响。他的雄性诗风让他在文学界赢得“铁干虎”和“虎剑调”之称号，与旧派诗人相较，他的短歌在思

维和书写手法上或许有待精进，但是其展现的旺盛力道着实让人惊喜。1899年，他成立“东京新诗社”，创办《明星》杂志，意图为黯淡的短歌诗坛带来晨星般的光辉。其中两位女性成员与谢野晶子（当时名叫凤晶子，后来成为铁干之妻）和山川登美子，两人在诗艺和爱情上皆为竞争对手。与谢野晶子当时的诗歌虽然少有铁干短歌式的新鲜感，但是她在诗歌中所表现的思想 and 风格都颇为大胆、前卫，完全跳脱旧派诗人的陈窠，为短歌树立了另一种新貌。

与谢野晶子，本名凤晶，1878年12月7日出生于大阪府堺区（今大阪府堺市）甲斐町，父亲为皇室御用的糕点商人，经营以“夜之梅”羊羹知名的和果子老铺骏河屋。晶子为家中三女，在她出生前两个月，一名兄长死于意外。遭到丧子之痛、一心期盼再添丁的父亲对她的性别由生气、失望，转为憎恶，为了安抚她父亲和祖母的情绪，她母亲将她送往姑姑家，只能在夜晚偷偷前往探视，直到三年后再生下一子，才将她接回。后来，晶子的聪慧和文学天分为她赢得



父亲的喜爱和肯定，以及受到当地女子所能接受的最高教育。

晶子的父亲对艺文的喜爱远胜于做生意，母亲身体虚弱，因此在兄长离家往东京求学后，晶子成为家中的支柱。父亲重男轻女，思想封闭，为了守护她的贞操，白天不许她单独出门，入夜则将她困锁于卧房。如此的压抑氛围让晶子感到窒息、愤怒，创作成了她抒发内心情绪的出口，逃离现实的秘密管道。《乱发》一书里大胆、打破传统的短歌可说是她女性自觉的展现。

晶子于十三四岁开始阅读父亲的文学藏书，从平安时代（794—1192年）的宫廷文学，江户时代（1600—1868年）的通俗小说，到明治时代的当代文学，逐渐开启了她对创作的兴趣。她最早的诗歌出现于1896年当地的文学刊物，当时晶子十八岁，文字和情感表现手法都相当传统：“可别落下啊/秋天夕暮的阵雨，/在山上与母鹿会面/的公鹿/会被淋湿呀”；“但愿城里的人/在秋雨阵阵的黄昏/能够听见/这山村回荡/的晚钟声”。雄鹿、母鹿、晚钟、山村、秋雨，是传统短歌里常见的意象。

1897年，晶子在《读卖新闻》初次读到新派诗人

铁干的作品，颇感震撼，但一直要到1899年，她才开始在诗作中显露诗的新风向。该年当地刊物登出她下列这首诗：“耳边传来/青涩的诵经声：/月下庙旁/一棵孤独的樱树/花落寂寂”。

晶子于1899年加入河井醉茗（1874—1965年）为首关西年轻诗人所组成的诗社。同年11月，铁干成立“东京新诗社”，1900年第一期《明星》杂志出刊，这些关西诗人很自然地与“东京新诗社”结盟（因为铁干在刊物里选录了许多他们的诗作），不久之后，铁干和晶子的生活开始有了交集。

在与晶子结婚之前，铁干有过两次婚姻；在与晶子结婚后，他有着理不清的情感纠葛和多段风流情史。

出身清寒的铁干第一任妻子浅田信子是富家千金。铁干颇有神童之姿，十六岁（1889年）即在山口县德山女学校任日文与汉文代用教员，与长他三岁的学生信子恋爱，1892年离职。信子是第一届毕业生，两人直至1896年方于东京共同生活，信子为他产下一女，不幸四个月即夭折，两年后二人离异。据说铁干的岳父曾命她与之离婚，因为他担心铁干酗酒、放纵

的生活无法给她幸福。

其实，当时铁干真正心仪的女子是林滝野，一名富家独生女，也是他德山女学校的学生。1899年，她父亲答应了铁干的求婚，给了她一大笔钱，这笔嫁妆让铁干得以在东京租屋，办杂志。不久之后，铁干的岳父对两人的婚事甚为懊悔，因为他从友人口中得知铁干行为不检点，结过婚，而且在1895年旅居韩国期间和一名韩国歌手过从甚密。次年，滝野产下一子。铁干于10月去见岳父，请他答应让儿子从父姓（铁干当初曾答应入赘林家），不但遭到断然拒绝，还叫他与滝野离婚。

1900年8月，铁干至山口县父亲坟前祭拜后，走访大阪，对喜爱日本文学的文艺青年发表演说，顺便为自己的杂志宣传；在那里，他遇见了山川登美子和谢野晶子（分别是二十一和二十二岁）。两女十分仰慕铁干，多次参与有他与会的文学聚会，她们追随他写诗，很快成为密友。她们同时爱上铁干，关系变得微妙又诡异：两个手帕交、灵魂同志想要共同拥有一个爱人。后来登美子因父亲干预不得不放弃这份感情，两人友谊也因此得以延续。

1901年1月底，铁干与晶子在京都共度了两个晚上。铁干必定曾向晶子述说他与滝野的关系。晶子对他的感情原本是基于对其才气和盛名的仰慕，后来又加上对他不幸福婚姻的同情。铁干必定也曾向她暗示他即将离婚，并且答应离婚之后尽快与她结婚，因为晶子接下来的举动让人不得不有这样的推断：她一再写信给铁干，表达想与他同居的渴望；据说还在信中以死相逼，最后竟然是滝野出面写信劝阻她。

1901年6月，滝野终于离开铁干，回到山口县娘家，与父亲同住。滝野离去之后不久，晶子便前来东京与铁干同居。8月，短歌集《乱发》出版，两个月后，晶子与铁干结婚。这本诗集出版后引发诗坛和社会极大回响，毁誉褒贬兼而有之，因为内容实在大胆，直率，充满感官色彩和情欲暗示。

铁干早年的诗作诗风大胆，这和现实生活中的他有相当大的差异。他对第二段婚姻的态度令人不解，他似乎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。在与滝野分开后，铁干曾请求她不要再婚。与晶子结婚后，他三番两次向滝野要求金援，还不断写信给她，宣称自己对她的爱未曾改变。有人说，铁干为了钱写那些充满爱意的

信给滝野，此说不太可信，因为铁干并非性格卑鄙之人，何况一个正常女子怎可能不断资助她所厌恶（据其再婚夫婿所言）的前夫呢？比较合理的说法是：滝野不合常理的行径别有用意，她心存妒意，故思想惹恼晶子，即便对前夫已无爱意。

铁干无法（甚或拒绝）与过往的婚姻划清界线，无法彻底挥别与前妻的暧昧情愫，这让晶子十分痛苦。铁干习惯以花之名指称他所爱的女人：登美子是白百合，晶子是白萩，滝野是白芙蓉。有一天，晶子珍爱的花园里白芙蓉开了花，铁干将之摘下，夹入信里，寄给第二任妻子。这让晶子勃然大怒，与他激烈争吵，让两人紧张关系雪上加霜。滝野后来和儿子搬回东京，铁干常前往探视，向她抱怨自己与晶子的婚姻生活。

滝野让晶子陷入苦境，而晶子对登美子的嫉妒更是让她饱受折磨，剧烈且持久。登美子在十八岁时开始投稿，发表诗作；1899年，加入铁干的“新诗社”，成为其狂热的追随者。1900年8月，她在大阪为铁干而举办的文学聚会上初识晶子，两人志趣相投，铁干走到哪里，她们就跟到哪里。登美子在大阪

的行径令家人颇感不安，她父亲决定将她嫁给一位原本在国外当外交官、因健康原因回东京任贸易商经理的远房亲戚。

1900年11月5日，登美子和晶子去大阪拜访铁干，随后三人一起到京都赏枫。他们在旅店过夜，登美子告知即将出嫁之事，铁干和晶子极表同情。当天晚上，登美子和晶子共睡一床，登美子写下一首短歌——“把所有的红花/留给我的朋友：/不让她知道，/我哭着采撷/忘忧之花。”——祝福铁干和晶子。晶子后来回以此诗：

请到你家溪边，  
找一朵  
能忍受  
若狭之雪的  
红花！

1900年12月，登美子结婚，婚后与丈夫山川驻七郎定居东京。一年后，驻七郎发现自己罹患肺结核，于1902年底过世。登美子在二十三岁时成为寡妇。

丈夫死后，登美子对铁干的爱意复燃，让晶子痛苦万分。1904年，登美子进入日本女子大学英文科就读，有人说她上大学是为了想当英文老师，有人说是想逃离家人的监控，有人说是铁干出的主意，这样两人才能经常见面。

铁干希望他生命中的女人都能像姊妹一般和平共处，表面上看来，这些女人彼此友好，但登美子的经常到访让晶子感到不安。1905年10月，登美子因病住院，铁干表现出超乎友谊的焦虑，晶子心生怀疑。登美子出院后，晶子邀其到家中作客，盘问她与铁干。登美子承认她与铁干关系亲密。晶子心情矛盾：她嫉妒登美子，却无法恨她（事实上，她颇同情登美子）；她想憎恨自己的丈夫，却又做不到。

此一感情纠葛随登美子的过世而部分化解。1906年，登美子被诊断出罹患肺结核，为了在京都医院接受治疗，她搬去与姊姊同住，安静等待病体康复。1908年底，她获知父亲病重，想立刻回家探望，却因大雪封了路，最后由仆人背着她回家。不堪长途劳累，她抵家后随即卧病在床。不久，深爱她的父亲过世，登美子健康状况持续恶化。1909年4月，忧伤且

孤寂的登美子病逝，享年二十九。

铁干写了十二首诗悼登美子，奇怪的是，晶子未针对此事写过任何一首诗。后来，她写了一首谜样的短歌：

我们将那秘密  
封存于瓶中，  
我们三人，  
我丈夫，我自己，  
和已故者。

登美子在世时，晶子为嫉妒所噬。她的嫉妒并未随登美子的死亡消逝，反而化明为暗，持续啃噬她的生活。在铁干的记忆中，死去的登美子一天比一天更美好，毕竟在爱晶子之前，他曾爱过她。

铁干并非被晶子的女性魅力所吸引，而是臣服于她的热情和大胆。登美子内敛，温驯；晶子刚强，有主见。晶子的名气让铁干感到自卑，和才能少些的登美子在一起时，他感到自在。铁干对已逝登美子的态度很轻易地就被善感又敏锐的晶子看穿，却也因为这



样，晶子难逃内心煎熬的痛苦。

1905年1月，山川登美子、增田雅子、与谢野晶子三位女诗人合出了一本诗歌集《恋衣》。增田雅子和登美子同年入日本女子大学，经常出入铁干的诗社，嫁给了诗社同仁、后为庆应大学德国文学教授的茅野萧萧（1888—1946年）。在给茅野萧萧的信里，晶子曾写道：“男性在心智上没有束缚，在情感上也该享有自由，自婚姻生活解脱。我不得不理性地做出这样的结论，但是我天生感情丰富，爱憎分明，在实践我的理论之前，我还得吃尽苦头。”晶子这段话或多或少反映出铁干的观点，以及她自己的婚姻生活。铁干在有生之年爱过许多女人，1912年他在巴黎，曾给一个当时跟雷诺阿（Renoir）学画的日本年轻人这样的忠告：“结婚是不错的，但不要只跟定一个女人。老婆要一个接一个地换，这样生活才不会被局限。”1905年8月，铁干曾在《明星》杂志发表一首名为《双面爱情》的诗作。此诗共五节，每节八行，传达出铁干对爱情的态度（晶子未将之收录于铁干死后出版的选集中）。说话者在一开始就对自己灵敏的内心感到惶惑：他竟然可以同时爱两个女人。他